

一個稱為家的地方

在亞特蘭大郊區，
扶輪社員填補社會服務之不足，
幫助困苦中的家庭重新自立



碧翠絲在失去住所之後，
住在無巢家庭協會的收容
所好幾年。她說：「它救
了我的性命。」

撰文 Vanessa Glavinskas
攝影 Alyce Henson



在一個晴朗的星期五午後美國亞特蘭大的寧靜郊區，碧翠絲和她10歲的女兒在家，那小女兒在練習吹小號。她12歲的大女兒在參加人生第一場學校舞會。對這個家庭的日常活動來說——上教堂、做作業、做家事——這是一個罕有的輕鬆時刻。現在很難想像，可是就在7年前，碧翠絲無家可歸。社會服務計畫，在扶輪的支持之下，幫助她重新站起來，今天，她擁有自己的房子和碩士學位。

2006年初，碧翠絲回家時發現她的丈夫正在大發脾氣。帳單和房貸不斷累積，這個家瀕臨失去房子的危險，而約翰（化名）已經到了某種爆發點。他告訴她：「我再也受不了了。一切都要完了。」

懷著他們第二個女兒的碧翠絲拉起當時一歲半的瑪雅（化名），保護她不受父親盛怒波及。她想起她不久前看到的統計數字：每5名死亡的懷孕婦女有1名是遭到殺害。她以前就領教過約翰的脾氣。大多數的時候他會大吼大叫，可是有時候他會敲打牆壁，還有時候他會推她或拿東西丟她。

因為她的家人遠在大西洋另一端的肯亞，她也還有個年幼子女要照顧，碧翠絲覺得她欲振乏力。她是拿學生簽證到美國，攻讀會計。她說：「可是那天我知道要有所取捨。當你在某人的眼裡看到那樣的憤怒，非常駭人。」她已經申請綠卡，雖然這對夫妻一個星期後就要進行面談，她實在受不了這個風險。「我想，我等待面談之際，有可能會死。」

約翰就寢後，她打電話給一位瞭解她狀況的教會朋友。在電話中她壓低音量說：「派特，我好怕會丟了性命。」那名女性友人安排兩人隔天碰面。碧翠絲抱著她女兒，等待早晨來臨。

約翰是名電梯技師，很早就要上班，大約6時。她一聽到他出門，就再度打電話給派特，她們約好9時碰面，好讓她有時間打包。6時半時，門打開了，約翰回來了。碧翠絲連忙把她在整理的東西藏好，拿起她的皮包，帶著女兒，出聲說她要去探望生病的朋友。「我離開時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瑪雅還穿著睡衣。」

這應該是一個關於貧窮工人階級的故事。可是要描述這些有工作但仍生活水平仍在貧窮線之下的1,000萬名美國人，你會再三遇到同一種人：像碧翠絲這樣的單親母親。

美國有將近40%的單親母親過著貧窮的



全家人天還沒亮就起床，讓碧翠絲有時間送女兒上學，然後再搭火車上班。



隨著郊區貧窮在亞特蘭大一帶日益擴散，艾爾法雷塔扶輪社與當地社會服務組織建立更深厚的關係。左上起順時鐘方向：葛蘭妮特·海恩斯 Glennette Haynes 參加艾爾法雷塔扶輪社例會；李·多恩柏格 Lee Doernberg 運送食物給北福爾頓社區慈善協會。身為室內設計師的海恩斯免費提供服務給數名無巢家庭協會的畢業生。艾爾法雷塔扶輪社社員凱倫·諾蘭（左）及凱西·尚里 Cathy Shanley 在新的家庭搬進無巢家庭協會的收容所前，協助補充廚房用品。

這裡缺乏大眾運輸，價格合宜的住所十分有限，大多數的社會服務機構都仍設立在市區。這就是扶輪發揮力量的所在。

生活。照顧子女的支出耗用她們大部分的收入，所以有些人搬去跟親戚或男朋友同住。有些人被迫在危險區域租下品質不良的房子。許多拿基本薪資的人僱主沒有提供醫療保險，只要生一場重病他們就會一無所有。事實上，碧翠絲在離開約翰展開新生時就是這樣變得無家可歸——她生病了。

在收容所住 3 個月後，碧翠絲租了一間公寓。她找到一個實習工作，每小時賺 15 美元。對於一位帶著幼兒、有工作、要上夜校的懷孕媽媽來說，這樣的生活很辛苦，可是她撐過來了。碧翠絲晚上上課時，派特會看著瑪雅。她繼續攻讀學位，以保住她的學生簽證。

12 月時，她的第二個女兒出生了。艾拉（化名）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住在加護病房一個星期。當她出院後，需要經常的監視，以確保她不會停止呼吸。沒有任何日照機構願意冒險收容她，碧翠絲的實習工作也沒有特休假。她說：「現在我住在公寓裡，我無法上班。我負擔不起房租。同時，我失去我的朋友派特。她因流感併發症身亡。」

所幸，其他朋友幫她找了另一個工作，在教會的支持之下，她能夠保住公寓。艾拉 6 個月大時，碧翠絲重回職場。可是一個月後的某一天她人在辦公室時，突然感到身體側面一陣劇痛，便失去意識。在接受卵巢囊腫的緊急手術之後，碧翠絲發生血栓，差一點讓她丟了性命。她的新僱主等不及她康復就找了新員工。再一次，碧翠絲沒有收入，沒有保險——而這

一次她還積欠了 11 萬 5 千美元的醫藥費，她失去她的公寓。她說：「那就是我最後落到無巢家庭協會 (Home-Stretch) 的經過。」

無巢家庭協會提供亞特蘭大北邊郊區的流浪家庭暫時的住所。這個組織的收容所位於羅斯威爾 (Roswell) 一條安靜的死巷。這個小鎮有優質的學校以及孩童可安心嬉戲的公園。

在這裡你想不到無家可歸的問題會日益嚴重，可是在 2000 年到 2011 年之間，亞特蘭大一帶的郊區貧民人數增加了 159%。今天，亞特蘭大絕大多數的低收入家庭都住在市郊。這是美國各地共同的現象，因為公共住宅改革以及市區中產階級化的雙重因素，迫使低收入家庭移往郊區，可是在亞特蘭大這裡問題尤其嚴重。事實上，美國智庫布里斯金協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 稱亞特蘭大是「美國郊區貧窮化的震央」。

如果你很窮，住在亞特蘭大北方的郊區會很辛苦。這裡缺乏大眾運輸，價格合宜的住所十分有限，大多數的社會服務機構都仍設立在市區。這就是扶輪發揮力量的所在。

在郊區社福安全網有漏洞的地方，艾爾法雷塔 (Alpharetta) 扶輪社就設法彌補。多年來，該社都在締結合作聯盟，以強化福爾頓郡 (Fulton County) 北部各社福機構的工作。2001 年，該社開始支持碧翠絲住了 3 年的無巢家庭協會。艾爾法雷塔扶輪社社員也支持一個名叫德雷克之家 (Drake House) 的單親媽媽緊急收容社區。該社社員凱倫·諾蘭 Karen Nolan 解

扶輪社社員也負責大大小小的事務，
從提供食物及衣物等基本用品，
到幫助家庭取得汽車貸款不等。

釋說：「我們與夥伴建立密切關係」，這會讓各機構更容易向扶輪社請求支援。扶輪社社員也負責大大小小的事務，從提供食物及衣物等基本用品，到幫助家庭取得汽車貸款不等。

該社也支持北福爾頓社區慈善協會 (North Fulton Community Charities) 的食物賑濟所。20幾年來的每個工作日，都有一名扶輪社員前往「新鮮市場」(Fresh Market) 生鮮超市，領取2到3箱的捐贈食品，送到該食物賑濟所。該社每名社員都志願擔任運送工作，這是該社持續最久的服務計畫。

這個賑濟所的經理梅樂蒂·佛丁 Melody Fortin 說：「我從不需要擔心他們會不會出現。」北福爾頓社區慈善協會的一名董事芳達·梅爾布羅 Vonda Malbrough 說她任何事都可以找該社幫忙。她說：「這是一群會傾注全力、赴湯蹈火的人。」北福爾頓社區慈善協會幫助該郡的家庭處理許多日常生活的事務，包括食物、衣物提領券、以及水電瓦斯的協助。在秋天，扶輪社員會共襄盛舉，協助讓仰賴北福爾頓社區慈善協會的家庭的子女，書包都能裝滿學校用品。

在無巢家庭協會，艾爾法雷塔扶輪社支持一個收容單位——協助繳付租金、裝潢及傢具、並提供食品與衛浴用品。當碧翠絲待在無巢家庭協會時，她看到扶輪社員在其他方面也出手相助。扶輪社員修整她住家附近的一座小花園。他們會在她每週去上生活技能課——此乃無巢家庭協會計畫的規定義務——幫她看著女兒和其他孩子。

無巢家庭協會仰賴社區義工的網絡——

包括扶輪社員——來推行其財務監督計畫。本身是財務規劃師的艾爾法雷塔扶輪社社員席德尼·布朗寧 Sidney Browning 監督蘇菲麗雅 Sophelia ——一名撫養青少年兒子的單親媽媽。他教導她預算的基本概念以及如何清償債務，可是很快就瞭解到如果沒有穩定的工作，她還是無法脫困。

蘇菲麗雅主要是透過一個臨時工機構找工作，可是工作時數起起落落，無法支應每個月的花費。布朗寧搜尋他透過扶輪所認識的所有企業主，發現該社與無巢家庭協會的合作關係可以提供另一項機會——為扶輪雇主提供篩選過的員工來源。

羅斯威爾 (Roswell) 扶輪社社員吉姆·柯伊爾 Jim Coyle 雇用蘇菲麗雅到他的事務所做資料輸入的工作。他的事務所營運項目是醫療產業的營收自動化處理。柯伊爾說：「我就是靠挖掘璞玉來建立起整個公司。我發現這些員工都極度忠誠，因為他們很感激獲得這個機會。」對蘇菲麗雅來說，擁有醫療福利讓她興奮不已。她說：「我記不得上次我有保險是什麼時候的事。」

艾爾法雷塔扶輪社前社長傑森·賓德 Jason Binder 是一個有3名年幼子女的37歲爸爸，希望能夠讓該社的合作關係更進一步。本身任職艾爾法雷塔市議會的賓德說：「我們還沒處理的其中一件事是交通。這一帶的大眾運輸確實需要改進。然而，那要花好幾年的時間。我開始思考我們扶輪社能夠做些什麼。」

當賓德在2014年9月號的《扶輪英文月刊》看到一個成功的小額貸款計畫「推動底



艾爾法雷塔扶輪社社員傑森·賓德（左上）和史蒂夫·寇德 Steve Corder（右上）在無巢家庭協會幫忙；凱蒂·羅可 Katie Rocco（左下）和蘭迪·席爾茲 Randy Schiltz（右下）在「人類棲息地」施工日幫忙。碧翠絲和女兒在 2010 年從無巢家庭協會計畫結束之後，搬進「人類棲息地」提供的住所。



今天，生活對碧翠絲和她的女兒來說很穩定。左上起順時鐘方向：碧翠絲一家參加一項慈善趣味賽跑；艾拉練習吹小喇叭；碧翠絲和她的女兒在她自有的房子前面合影；女孩們抵達學校。

身在此處使我有所嚮往渴望， 它使我瞭解到我可以給我女兒好的學區 和安全的鄰居社區。

特律」(Launch Detroit)時，他向該計畫的創辦人，密西根州的扶輪社員賴瑞·萊特 Larry Wright 請教。在與萊特談過並諮詢其他有財務背景的扶輪社員之後，賓德想出一項提案——提供無巢家庭協會及德雷克之家的家庭一個低利汽車貸款。賓德解釋說：「大多數的住民都有信用風險，所以我們努力要設法讓扶輪社可以協助承擔風險。我們預先提供資金來補貼利息差異。」承購人享受低利率，並開始重建其信用。

德雷克之家的執行長凱西·史瓦恩 Kathy Swahn 解釋說：「我們有許多家庭都沒有車子，所以我們很開心和傑森合作，為我們的單親媽媽試辦汽車貸款計畫。」

該社提供新計畫的種子資金，並交由當地一家信用合作社管理。能夠使用汽車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郊區。史瓦恩說：「這會開啟新的就業機會、更彈性的行程、降低交通時間、並能更便利取得兒童照顧服務。」

2010年，碧翠絲從無巢家庭協會計畫結束之後。她只花了3年的時間就清償大多數的債務，恢復部份信用，讓她足以透過「人類棲息地」組織(Habitat for Humanity)取得一處住所。在她結束的那天，扶輪社員再度出現——在典禮後請她吃飯，並給她許多裝滿新家用品的袋子。

今天，碧翠絲在一所國際學校擔任資深會計師。她和前夫的關係也變得相對良好，她靠讀夜校在去年獲得公共管理的碩士學位。她手頭依然很緊，工作及撫養女兒之外也沒什麼空

閒時間，可是生活是穩定的。

當她們搬進在棲息地的新家，當時6歲的瑪雅鬆了一口氣。她說：「現在我可以記地址了。我們不必再搬家了。」她們住在無巢家庭協會時，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資助的治療幫助瑪雅克服經常轉換生活環境及托兒所的適應問題。

碧翠絲說：「她們一直承受這些。她們現在置身安全的地方了，可是我認為那些經驗和記憶還殘存著，應該會跟著她們一輩子。」

碧翠絲現在輔導另外一位無巢家庭協會的住民。她說：「我希望她可以從我身上學到東西。我認為聽聽經歷過這些問題的人怎麼說是件好事。我所談的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當碧翠絲訴說她的故事，她把成功歸因於她自己的努力以及協助她的組織與人們。她說：「艾爾法雷塔的社會服務機構很少。它們簡直就像隱密一樣——大家想都沒想到這裡有像棲息地收容所這樣的地方。」可是支持郊區的社會服務是處理無家可歸問題的關鍵，而扶輪社的角色就在彌補不足之處。

碧翠絲說：「你必須給人機會，其中一個做法就是給他們一個合宜的居住社區。身在此處讓我有東西可以渴望，它使我瞭解到我可以給我女兒這樣的東西，我可以給她們好的學區和安全的鄰居社區。它提振士氣，讓你融入社會——一個良好、運作健全的社會。你會覺得你是重要的——覺得有歸屬感。」